



#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六九冊目錄 文學類



## 故 事

瞑庵雜識四卷一識一卷.....清朱克敬撰筆記小說〇六九〇〇一

群書類編故事廿四卷.....元王鑑撰元委選〇六九〇四五  
梁 輞校正

## 瑣 論

記事珠一卷.....唐馮贊纂說庫〇六九一七一  
支諾舉一卷.....唐段成式撰說庫〇六九一七七  
太平廣記五百卷自卷一至二百一十.....宋李昉編筆記小說〇六九一八三

眞  
庵  
雜  
識





清 朱克敬著

瞑庵雜識

題辭  
故侯新貴去堂堂。二十年間事渺茫。  
猶喜野人能強記。柳陰薄扇詰滄桑。  
偶談閒事暢幽情。莫笑潛夫下筆輕。  
二十二編青史在。幾行公道幾分明。

瞑庵自題

瞑庵雜識提要

此書為皋蘭朱瞑庵著道咸同光四朝軼事遺聞往往散見其中而於湘中諸老若曾文正曾忠襄左文襄及郭筠仙尤多所表章間及近代詩辭其論斷取舍頗具特識徵文考獻者得此亦論世知人之一助云

清舉人朱克敬著

嘉慶己卯。湘潭朋叢之觀其起甚微。湘潭居交廣江湖間。商賈匯集。而江西人尤多。江西會館曰萬壽宮。歲時演劇飲宴。是歲首士以江西優人來登場歌舞。皆詰屈礮石。不可聽。臺下人大笑。或以芒鞋上塊擲之。曰。獨汝遠來笑者益甚。聲如潮。江西人大慚。怒且詬湖南人強者應之。遂共爭。不可解。畏事者稍稍引去。江西人潛招其眾。閭門共擊。湖南人死者數百。傷未殊者轉之。於是市人訛言曰。盡殺湖南人矣。至錢兵。釘於柱。剗古而醢之。無市客斧告。知縣懼。不敢住在籍。事中石承謙。謁知縣曰。江西人竟割縣民千百。知罪責必且為亂。公閉閣能獨生乎。等死不如。教或可止。知縣忿然曰。君責我。能偕我乎。承謙曰。不能。何敢勸公。乃俱往。至則門不敢啟。壯士昇石梯。撞門。門破。知縣乃入。得未死者十六人。以出。江西人皆散。於是湖南人皆憤相告。民鬻舟人數萬。共毀江西人店肆。遇江西人即擊殺之。奔閩喧譁。數日不絕。橋津關市必考其音。非江西人乃得過。住。誤死事。知縣以聞。巡撫吳邦慶。江西人也。嚴檄知縣捕治。眾皆散。莫得主名。先是市胥見眾洶洶入市。懼有變。

湖南鄉試有富家子。傳進賢。贈藩胥。割卷面黏他。卷時粗擬。名次久之所黏。卷竟中解元。先是相陰彭毅。為舉業有名。羅典主講嶽麓書院。雅愛重之。閱後呈所作。羅決其必售。榜揭無名。方甚慨嘆。及見墨卷。彭作具在。而人則非。大駭。急巡撫。第治得胥姦利狀。傳懼。願為彭援例。請道歸。更與萬金。暨美田宅。親友闡說。百端。義意頗動。與持不可。獄遂具。胥與傳皆論斬。

同治癸亥殿試。南皮張之洞策盡意敷奏。不依常格。先是江蘇首士吳大澂。應詔上書。言廢試對策。或有讒諭。試官匿不以聞。請申鑿戒之罰。及見張策。閱卷官頗疑。久之乃擬第十進呈。皇太后拔置第三。人生遇合。固有莫之為而為者。按順治時。士俊。乾隆時。汪廷珍。皆以對策讓慈及第。

六部京察。本朝考績之名。內曰京。多由尚書及大臣兼部事。先內定。然後堂議。堂議

之日。大臣尚書中坐侍郎。旁坐郎中以下。並部胥呈官冊。大臣執筆。躊躇良久。顧尚侍曰。京察高等。與某某何如。督贊曰。善。則標姓名。畫識付胥。相得。散去。咸豐己未涇

縣王茂蔭。為兵部侍郎。大學士瑞常。兼部事。會京察。堂議。常舉姓名。茂蔭起言曰。某宗特善。超起非真勤事者。若某某乃真勤事者。宜與高等。常怫然曰。如君言。非我所知。當定。乃因以筆授茂蔭。茂蔭曰。誠然。相國事多不常至部。茂蔭終歲在部。察勤情較詳。當代公定之。即取筆標識。促共畫識。付胥具奏。常雖不平。亦無如何也。

部胥之權重於尚侍。以科比業多。官不能盡記。高下出入。惟其所為。雖知其姦。莫能禁。迦陽湖憚次山先生世臨。寓京師。晚偶飲酒肆。聞一胥語人曰。凡屬事者。如容部署。如車。我輩如御。堂司官如驅。鞭之左右。而四世臨心。竊怪嘵。未幾成進士。由翰林

改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文選司故為利。軫部胥移易違法。胥外官錢。往往致富。世臨勤敏。多記舊事。又遇事鉤考。胥姦不得施。怨之次胥。倒書其姓名於廳壁。至今猶存。益可見。居官盡職之難矣。

天津之變。曲實在夷。初。津人王三倚。教橫恣民。為所苦。民訛言。教堂以射殺人。當以罪。驗。封大業方醉。聞之怒。手洋鎗至。通商大臣署。發槍震堂。大臣。婉解之。大業歸

暇庵雜識卷二

曰崇正學。計一萬三千餘言。皆真摯明確。切當時用。蘇子瞻葉水心。不能過也。令錄其尤警者四則。除粉飾。曰。人君所恃以感通。億兆聯為一體者。一誠而已。易曰。信及豚魚。書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誠則天神之靈。勝之禍皆可以一氣乎。之況於臣民乎。故曰。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朝廷綸綺之官。或讀而生惑。或視之漠然。誠與不誠之別。而已。明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賢相防患於未然。是以吁嗟多交譽之詞。奉平有水旱之咎。不幸而遭值中否。灾害並至。則必下哀痛之詔。追悔既往。深自剗責。期與天下更始。若亂矣。而以為未亂。危矣。而以為未危。是求四海之遠欺。百姓之愚。則宜獨愚。愚不可欺。徒使悼歎。朝廷頽廢。自甘振作。無意忠賢為之短。氣溢賊聞而生心。其關係良非淺鮮也。昔成湯以罪已勤興。桀昭以善言復國。唐德宗奉天赦書。痛自引過。無所忌諱。宣布之日。雖武夫悍卒。無不思奮。臣節識者。知賊不難平。我朝嘉慶十八年。林清之變。不過小醜竊發。而我仁宗睿皇帝。猶為之下詔。引過罪已。中外莫不感悅。遂以戡定禍亂。重致太平。垂五十年。誠能動物。彰彰如是。慨自穆彰阿。載垣等當國政。無鉅細。託於機密。往往秘而不宣。一以籍言官之口。售其壅蔽之奸。一則不學無術。以為一切兵戈盜賊。不祥之兆。皆於政體有妨。足令詔薦莊叟。受棋之精。敏小臣中臣所知。如前任科道宗樞。長將連尹。耕雲隱楓之純直。敢詒前仕編修何紹基之品端。學選前仕編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之留心經濟。編修袁保恒之爛武畧。前任道員張百揆。陝西知縣田福謙。現任四川知縣孫濂之著循聲。皆一時選足。備任使。大知而不用。與不知同。用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故知人必兼善任也。又語曰。耕當問蠻。織當問婢。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朝廷而欲避離賢臣。豈若今日所謂賢者。令其各舉所知。彼既懷以人事君之心。自無蔽賢不釋令。減色。萬不得已。而宣示。亦必變其文法。飾以美名。相沿日久。視為當然。庚申之變。寇在國門。猶為私密。足臣偶有論外。則必詰其聞自何處。得自何人。以致漏泄結舌。嗣至播遷。既幸塞垣。猶無一紙明詔。告諭海內。夫事至此極。豈能隱藏。從令傳聞。異詞遠近震驚已。而畿南山東奸民。揭竿競起。曉豫捻賊。益肆長驅。豈非粉飾之為害烈哉。唐臣陸贊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惑已淺。言又不切其誰。貴懷臣伏廟朝廷。自今鑒於既往。與天下臣民相見。以誠與言。禍福不殆。流涕陳辭。德音既無。不宜更參。急議。一切秋獵和戎恭順就撫之名。均宜刪除。用人行政。明降諭旨。批答章奏。悉令不署。概令送部。欲於引見召對。誠項之際。判其賢否。此必不能無從發佈。則仍概今記名。旋被推用。此如探物暗室。無怪乎魚珠混淆。薰蕕不別。欲收得人之效。不亦難乎。夫為政在人。用人尤行政之本。也。可不慎哉。臣之所請。任賢能者。此也。開言路。令已下明語。求直言。中外臣民。舉欣然頌揚。聖治於無已。臣猶區區過慮。以聞言路為請者。何也。蓋人情好名而惡實。有始而鮮終。明代邊災。亦每求言。追言之過直。下求言之詔。其猶故裏飾虛也。初元求言以後。可不求耶。誠以聽言納諫。為君德之首。無時不當。特恐其久而不然也。故每當御極。視為首務。摸擬而譽是之。蓋申觀難。此誠振古所未有。其賢於宣仁遠矣。考宣仁之政。首在任賢。所謂元佑開皇

功歸用老成。如司馬文。呂諸賢。不徒起用。憑界鈞柄。即充牋席。年近九十。猶令五日一詣都堂。平章軍國。盡其餘蘇。執劉攀。陳元發。鮮于侁。之輩。分任侍從。臺諫。京尹。監司。各當其才。茲其所以成旋乾轉坤之功。致安中亮舜之稱。四方令先。羣舊。固必。第。悉蒙召用。實與宣仁後先。一轍。夫朝廷之重。老成宜徒。珍同鼎彝。責其坐鎮。而凶必。將賴以康濟。時斯如現在。祁舊藻。徇心存之忠純。宜參預大政。襄贊機密。若使擁護。則張帝之忠誠。前任總督吳振棫之練達。張亮基之幹鴻。前任布政使馬秀儀之純篤。莊叟。受棋之精。敏小臣中臣所知。如前任科道宗樞。長將連尹。耕雲隱楓之純直。敢詒前仕編修何紹基之品端。學選前仕編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之留心經濟。編修袁保恒之爛武畧。前任道員張百揆。陝西知縣田福謙。現任四川知縣孫濂之著循聲。皆一時選足。備任使。大知而不用。與不知同。用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故知人必兼善任也。又語曰。耕當問蠻。織當問婢。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朝廷而欲避離賢臣。豈若今日所謂賢者。令其各舉所知。彼既懷以人事君之心。自無蔽賢不釋令。之處。若現在所謂明保。不論何人。但官二品以上。即責以屬本。依猶未免流俗之風。安得達有相士之識。其黠者。來取一二虛聲。以飾觀聽。而以私人比黨。竄名其中。撫恃有機勢。以愛憎取人。甚而情面賄賂。皆所不免。所保不懷。眾望者尤多。而朝廷不察。概令送部。欲於引見召對。誠項之際。判其賢否。此必不能無從發佈。則仍概今記名。旋被推用。此如探物暗室。無怪乎魚珠混淆。薰蕕不別。欲收得人之效。不亦難乎。夫為政在人。用人尤行政之本。也。可不慎哉。臣之所請。任賢能者。此也。開言路。令已下明語。求直言。中外臣民。舉欣然頌揚。聖治於無已。臣猶區區過慮。以聞言路為請者。何也。蓋人情好名而惡實。有始而鮮終。明代邊災。亦每求言。追言之過直。下求言之詔。其猶故裏飾虛也。初元求言以後。可不求耶。誠以聽言納諫。為君德之首。無時不當。特恐其久而不然也。故每當御極。視為首務。摸擬而譽是之。蓋申

之賢否。相臣而賢，自能開誘扶持。惟恐言官之不高，惟恐言之或不盡。雖然，書見之，偏賢者不免。韓琦之於司馬光，司馬光之於蘇軾，是已。況下此者乎？夫政府言官類多水火。權臣而欲逞燭竈之捷，則必先陷言官之口。大而誣頗，小而竄逐，俾有所議。而不敵其伎倆。大畧相同，史冊所載，如出一轍。獨我朝聖明，在上，權不下移。於此而欲逞其蠻威之奸，蓋亦匪易。道光咸豐之末，臣皆在朝局外，默窺心焉。數之，竊嘆其用心之巧，操術之工，為從來所未有。史冊所未載也。請為我皇上懇陳之一。曰：德宗二曰：觸忌。三曰：捕疵。四曰：示意。五曰：反執據。此五行而蠻教之奸，售蠻謀之口，誠矣。何謂憑空？章奏每不發，抄輸旨亦少。明陞，朝廷舉動雖在廷，亦得請傳聞，疑似之間，既不敢以風聞為無據之談，更恐以漏洩被根求之。謹大人臣致身原不惜碎首以冀有禱，幸而折獄曳裾，終致感悟。此身雖躊躇不測，此心良足自慰。若先生私罪，且興大獄，累及朋友，牽涉無辜，則言之必不見用。已從可知，其誰不灰心喪氣，結舌吞聲？此庚申之變，事前所以無一批鱗之奏，挽救之言，非盡徒臣無良。實戴垣端華，如制之罪，為不容誅。何謂觸忌？朝廷用人行政，豈能有得無失？爭可否於嚴院，失矣而致終失。此古今設立諫官之意也。今則用一人行一些言者，言之朝廷從之，則以

頤庵雜識 卷一 五

萬歲福不自上。操權柄且將下移矣。小事宜言，則大事愈宜言可知。小臣之不當直言，則大臣之不當更宜言可知。乃送大臣行大政，轉以臺諫為疏遠，小臣非所宜言。朝廷自有權衡，則臺諫之所宜言者，何事？宜天不肖者，毛舉綱故，賢者亦託空談。大納諛，美名也。朝廷之所甚願。侵權大惡也。人主之所深忌。非宰相之罪，而誰罪哉？何謂捕疵？求言既切，則言者必多。言之既多，則豈能盡善？是而假公營私，飾詞希進，未始無之。所不存，是在朝廷廣採而精擇。之陰督之言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世有小人而廢聽納。乃奸臣則摘其言之無當者，以生朝廷之厭。摘其言之有弊者，以激朝廷之怒。既厭且怒，乃從而搆之，以為此輩皆不足和，徒亂人意。殊不知舜之取善，在察過言。而執兩用中，則所察不必盡用，而所言則無不察也。求言而懷莫吹鑼，因噎廢食。是又宰相箝制言官之術也。何謂示意？自古設官類皆空，不得已者，也必假捐班加於正途之上。勢且擣正途而盡去之，勢且追正途而效捐班之所為，俾天下之仕者，不盡出於捐班。不盡出於捐班，不盡化為捐班。夫既已聽之，則不更問吏治矣。乃朝廷猶舉奏以吏治為念。言者亦總以吏治為言。則臣請得切指其弊，而望朝廷之有以挽回於萬一也。夫捐例之不能停，此出於不得已者也。必使捐班加於正途之上，勢且擣正途而盡去之，勢且追正途而效捐班之所為，俾天下之仕者，不盡出於捐班。不盡出於捐班，不盡化為捐班。真故部臣遷吏分任其咎，而督撫為尤甚。各省風氣各同，而直隸河南為尤甚。近日吏部選法，正途人多棄職到班之日，此即臣欲鼓勵捐生，知有處，不知有吏治。此猶為經費所迫，而然也。若督撫之厭惡正途，任用捐納，則不盡為鼓舞捐生，而然也。南省苦兵，軍功之員居多。北方安靖，捐班之勢尤甚。臣於庚申之秋，行過保定，見彼

頤庵雜識 卷一 六

處即用人物不但終身無補缺之望幾於終身無委署之期用苦窮莫能名狀至有追悔不應會試中式者此誠殘人聽聞為從來所未有想夫督撫既不為鼓舞捐班宜盡驟無如正途之勦來自田間多由寒畯其見識迂陋舉止生疏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其作弊犯科頗不當行往往因督撫以不能不知若督撫以不能不辨便容不已必至決裂決裂再三必至厭惡委勢心若捐班實由然富來自田間志百無一二皆官子弟戚友吏胥依草附木久居衙署此宜寒畯措大之比哉其於官場之酬應儀節趨躋答對浮華期會之為舞文弄法之巧耳而目之重而習之養成便便桀黠之才助以聲勢黨援之威初登仕版老吏不如其未作奸大吏見其當行能專固以為才其既作奸能發能收大吏口雖不言心或更以為才愛重不已必至倚任倚任不已必至保薦亦勢也因而託於鼓舞捐輸力抑正途又或託於一視同仁准資是任究其所謂賢者亦皆捐班而已智高若斯遂成風氣飢寒所起屢起效尤正途始而憤之疾之繼且慕之學之天同一作奸督撫樂於無事則以其不敗者為幸朝廷百姓交受其害則以其易敗者為幸至於慕之學之則不當行者當行易

敗者亦不敗矣昔人謂賊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法亡吏治至此人心風俗至此危乎不危又況開科取士每逢千人選供補官底無一二求才幾成虛語應試將至無人有不堪為流涕長太息者哉然以此等流弊降旨明諭部臣無以自解督撫必不肯承空言告諭終於無益為令之計捐例既不能備惟有速令廷臣集議酌改選補現例明定各省委署章程捐納正途分為兩途選補委署各不相涉正途之人不如仍用正途捐班不能侵占更宜各分先後稍示重輕督撫有意故遷部臣科道詳察立參如此庶可挽回於萬一乎若軍功之有妨正途人亦知之軍功之有妨吏治人或未知之也三代而下文武異途兵民分治既分之優勢難復合宋太祖承五代之弊以士人為縣令論者謂其間三百年太平之治蓋材官武夫原不足以當親民之吏事今軍營保屬類曰文武兼資者皆才過蜀相品秩雲動何乃多才而賊未平將母標榜亦過其實又况或無考語但遇立功不授以都守參為而保以牧令道府道府再保便至兩司兩司再保便至巡撫不數年間已去橫戈躍馬之場而總督更安

民之任縱其才能出眾亦恐素所未嘗謂軍營保舉但視原資彼既起家文職不能再保武弁又用人之勞諸多營就唱以所欲始得其力臣皆以為大不然也近日從軍之士往往預捐文職未即以為保屬地步究其用意之深早已垂涎職仕夫用武而以就文為願得官而以多財為榮迨其得志不問可知朝廷文武並重各用所長有功而畀以重職或錫爵豈猶不足為榮文吏所以養民作吏而仕其後職斯民以徇軍營豪傑之輩此為得不償失夫以殺賊立功而令牧民是用所短以叙功授職而令害民不如無賞臣請從今著令不問原資文武但問所立何功除裏督道臺知而預防較捐班亦易為加誠不可不加之意臣之所請整吏治者此也光緒三年春國荃巡撫山西時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任幕懼生變稱疾引去至下令城中官知縣以上紳士農生以上皆集五皇閣祈雨旦日眾至則閭門積薪草大樂於國荃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極無人則天地亦虛今山西之民將盡而天不祐誠吏不貽所由致謹更三日不雨事無可為請皆自焚以塞朕咎庶回天怒聽此殘殺祝已與眾跪新上兩日復不飲食不眠戊辰旦初日得出油雲數舒眾方瞻仰見雲際神龍蜿蜒蟠昇隱現灼若電光龍尾雲如帶方共驚愕雲漸合日漸晚雲霞迷空須臾大雨滂沱至己巳乃止民大懼焚香鼓吹迎巡撫歸故縣龍濟霖官山西高平縣有恩師歲饑先出倉廩賑民然後上告既去高平人祠祀之後十餘年山西大旱高平亦災知縣匿不報民請會弟許請緩徵又弗許民怒譖於堂檄郡區盡焚之有父老於壇中見汝霖姓名驚曰此咸豐時良吏發粟救民者也奈何唐突急取焦子滌塵之更製匾張於署謝於其祠新化鄧漢勸篤學守龍者汝霖所撰詩文錄其副所存者他叔續當道光初則已有述作之志其後名盛未幾著書甚多身後頤零落龍次暮官江西時為刻其頤頭壁次五音論讀書偶識詩文集永寧碑稿五種令錄其跋語云鄧氏遺書五種皆咸豐初汝霖於南昌遇鄧君叔續見所撰喜而錄其副所存者他叔續當道光初則已有述作之志其後名盛未幾而徇難海內人士聞見其人者皆悼惜之及討求所著書率限僻遠不得蒐集未數年其家燬於越存者胥盡焉其弟若干兄弟友人則殘缺失次無復昔年之舊時人亦復無求鄧氏遺書者君偶好學友多聞士如興次暮還南昌偶言及叔續則曰

嘗於酒侍印處聞其深音學恨未見書耶。汝霖則出具五音論稿，叔大喜以為十年罕其比。於是出書請稿，校刊之既成，凡得五稿。曰頸項歷猶曰五音論曰讀書偶識曰文集詩集曰永寧碑釋其餘述者不可盡傳。以待他日其所撰實屬贊陽論也。既為官憲，不入集。故叔續之學，於經長訓詁於史長地理，其所著易就。今不可見。見於偶識者，少年初學時所為耳。獨其作音論在其卒之前三年，然其年未滿五十。亦未遽為定本。余前假錄稿，或未暇畢寫，今故多所闕。要其遺書可見者止此。鄉使當時相遇，或令不與稿，故相遇則此所遺者竟不傳。不刊未可知也。先後二十四年，其會際俱於南昌，亦異矣。叔續品節志學，湖南通志國史家傳皆有所紀載。今但叙此遺書之所由。

年癸卯為大將軍時，威震中外。軍中上功吏部，別為一格。謂之年。癸卯與先除其行軍法，立罰必當。亦過人所望。故一時才傑樂為之用。其約束家人，一用軍法。有江蘇沈舉人書館其家於塘，沈端恪盡職責。癸卯重加禮奉，加厚飲食衣服，皆極豐備。歲時更新，館中侍者，蒼頭四人，童八人。晨興盥漱之處皆跪戴而進。沈內不安，因令童休。四。我自為之一。一日方沐，癸卯到見童不跪，怒視之，頤示從者，牽童出。須臾獻。

謂曰：童不敬先知已斬之矣。又一日，癸卯與沈共食飯，有餉沈出之。癸卯自從者從者出，須臾獻首曰：危人擇木不精，已斬之矣。沈駭然，咎勤益無敢苟。沈欲寄金屬家謀於蒼頭曰：第作家畜付我，無憂貧也。沈遂安之。未幾，癸卯奉命征青海，解沈託以教子曰：俟我歸，乃去。沈敬諾，偶春晴，欲出郊遊，蒼頭止之曰：家中出入皆有籍，月報將軍，將軍家居時，先生未嘗出門，今出遊，非法。奴輩皆死矣。竟不果。明年會試亦不得應。居數年，癸卯歸。沈從容請歸省。癸卯許之。遣僕資送驛路，供帳將吏迎候。如賓官至江蘇巡撫以下，皆郊迎，送者導至家。則甲第崇廊，迥非舊日矣。入門，館中蒼頭跪迎，呈器物田宅奴僕簿籍，值數十萬。細詢家人云：前數年，有司為營田宅，近日蒼頭又置財，賄圖書之屬，且知以軍功得過。父母皆陪封矣。沈驚異加獎。數月，癸卯發。後數年，癸卯竝以事遠歸，舟過吳江，沈往謁。癸卯以幼子屬沈諾而歸。越數日，有役叩門者，則蒼頭與年子也。沈戒之，使為己子。教養而長焉。癸卯幼時，其父避敵，據過山寺，遇一道士，氣度充遠，顧見癸卯，撫之曰：奇書惜少。後福避難，異其言，問可術，稟否。道人曰：術何能為？能從我學三年，變化氣象，或萬一耳。道人欣然，請道人館其家。道人許之。既至，擇高樓與癸卯共居，索米甕數十具，置

樓上，樓去梯，飲食便，汲以繩上下。約三年，乃得下樓。退齡既如約，不復聞問。家人間至樓下，竊聽，但聞樓上步履聲，踏躍聲，搬移聲，梵聲，指揮進退聲。若演陣者，逾年則聞書聲琅琅，至夜不絕。書語隱冥，不可解。又逾年，寂然無聲。從他樓覘之，則兩人相對默坐。至是已三十月矣。會送齡妻病急，欲見子，退齡難之，妻披牀哭泣，遲齡不得已，梯而呼道人，張目曰：敗矣！學備而養未至，他日必以氣償命也。歎息辭去。

武進邵長衡曰：詩之佳惡，視吾自得何如爾。吾之學既成，無論其為漢魏六朝為李杜，為三唐，為宋元明人之詩，皆可使之就吾之鑑治，而不能為吾病。吾之學未成，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為吾病。

渭陽張文毅公諱，守江西，最有力。其時陳尚書孚思為圓綠大臣，江忠烈公忠源為

總督，夜防拒凡八十餘日。城再崩，再完，卒得不陷。江西人至今思之作廟祭祀，比於許旌陽守城時，有價郭嵩及材官哈恩俱中礮死。文毅輒以詩曰：去年今日豫章城，我住城頭督戰兵。城破如雨向城襲，忽然鮮血灑我纏。左右駿愕環相顧，中有二人。

中藏什村官哈恩，僅郭嵩浴滿血染城頭，踏哈恩碎顙氣僵僵，鄭貴潤腹指能呼。首閭主人受傷否？次言有母乏養，我聞此語心悲切。世人枉自誣名節。此僕二十不

文多慚德不仰才識稍異者優加獎勵或假之署而教以經濟性命之學士卒自奮風俗為之丕變莫友芝鄭珍曾彭年丁寶楨傅善彤皆所拔也及去士民思之為立石官道曰古之遺愛尤結初巡撫黎培衡奏請題于鑑井村史館立碑明之以啓

故吉過堂下史議主議者比之私聚鶴三級時始散有旨命入對至京師竟不得見。始成湖南湘潭人由編修官貴州學政時貴州大饑歲不能開堵築幕士百餘人往足繼斥貪殘失民產崩人至令思之。

瞑庵雜識卷二

清  
卑  
蘭  
朱  
克  
敬  
香  
孫  
著

南湖林翼又防行於湖北自是天下皆有釐局而湖南立法最善其法兼用官總互相給發分局司事皆命於總局而聽分局之舉劾制若郡縣然為三連票一存分局一上總局一與商人期望揭數於衙使商人得科局短長故不能大為奸利東南士大夫多言廢法之甚無過湖南而避湖南者言或人跡同治初董諫多言釐捐之弊朝足亦憫小民之疾因欲併局歸州縣下各疆臣酌議湖南巡撫某上奏曰竊臣接準戶部咨開奉上庫釐捐之說雖為兵餉起見窮民受累實深且恐猾吏奸胥藉端抑勒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通衢要口設立釐卡其偏僻地面小商零賈經過之所從前設有釐局每概行歲撥并著各該督撫查明分別應留應徵各釐局咨報戶部以杜擾民而嚴稽核等因欽此又奉上諭各直省勦捐抽釐藉充軍餉發經明諭告諭嚴禁提槧至再至三惟地方大吏派員經理往往不得其人凡有頂戴廩餉皆可充任良莠既屬不參增減無從深究以致營私姦利流弊滋多實堪痛慨嗣後各該

督撫於捐釐委員概行裁撤。統歸地方官經理。並按月申報釐捐各款實數。由該管督撫據魚例限報。其通都大道捐釐事務。州縣未能辦應。即着派令該管地方道府等官分頭辦理。毋得以不肖委員充數。至抽釐之法。並着各督撫按照部定章程。獨明條款。分晰開列。榜示通衢。俾商民一望而知。不致使猾奸有隙。從中每取。等因。欽此。遵查湖南辦理釐捐創始之初。經前撫臣臣駁東嘉。參稽輿論。體察情形。仍唐臣劉要引用士流之法。不歸衡署。不假手吏胥。力除閭閻陋習。湖南地方瘠苦。本非富商大賈能輸之區。是以歷來並未設立貨關。與湖北江西等省地大物博。情形迥異。而綜計每歲所入雖甚旺。不同大約。總在百萬内外。頻年保境搜輯。支持危局。深資其名。又由用人立法。催飭衙差。督收解督。歸核釐。商民久相信從。使用能有裨益。無傷政體。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創辦北省釐捐。一皆仿照湖南成法。臣十一年履任之後。留心查訪。其中節目。或尚須隨時變通。而大綱實為盡善。今若裁撤分卡。專歸地方官經理。則望洋泣笑。殊無其體。為皇上一一陳之。湖南辦釐之始。原止就長沙湘潭常德益陽四省較大之處。設局試辦。後各客商運有改向。未經辦釐。地方貿易。查商商民。紛紛來謂。一律抽收。以昭公允。而杜趨避。於是始於沿河各口。尾次第添

設其鄉村小卡不通舟楫奉則至今未嘗舉行。又湖南號稱澤國洞庭以南。港汊紛歧設十處所無從搜拏總要勢不能不設分卡。春夏水漲之際總分各卡復多未能扼要勢又不能不設稽查卡。分卡為商船終歲往來之地稽查則隨水勢之漲落為撤留此皆擇其必不可少者始行舉辨仍隨時察看情形如無裨補即便停撤凡遇卡貨物核算清楚收明釐金立即填票放行毫無阻滯在此卡業經完釐之貨經過彼卡查驗貨票相符並不重抽計湖南通省十局不過數十處相安已久商民俱無異言倘一律議撤則坐費或從而遷移行商必因之繞趨不獨總局總卡恐成虛設而釐金之有無不同即物價之重輕互異奸巧者每網利以自私良懦者或向隅而受累是有損於軍餉並無益於商民此湖南釐金分卡碍難裁撤之實在情形也釐金一項取什一於商需款目繁多事務冗雜過客之去來無定抽收之多寡難權非若地丁錢糧至為定額官有冊籍可稽民有傳章可守也湖南辦釐董程官紳並用凡收支稽查以及書寫算貨等事皆於生童中選派由督辦官總逐日攷核所收數即按月榜示通衢有目共睹不獨商民俱能見信即前年洋商因茶稅一項赴岳州卡局亦稱湖南辦事之有條理既已成效可睹矣今將委員委紳概行裁撤而

卷二

二

卷二

三

惟責成地方官辦理比而較之其弊有四委員委紳算辦釐務又有幫辦紳士分任其勞精神一則照料易周耳目多則箝制更密但屬中材便可勝任地方官苟留心民紳則一邑之公事已覺日不暇給雖長材辦應亦難以餘力及於釐金由是吏胥伺間以營私奸商通同而舞弊收數必立形其拙軍餉將何所取哉其弊一各卡局每日經過商於不下數百人委員委紳常川在局收錢算貨無不躬親督辦隨到隨行偶有爭執亦可立時了結無所拖累地方官深居衙署若仕聽客商出入體制亦有弊而地方官之弊更甚於委員語云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兩利相形則取其重此湖南釐金碍難歸地方官經理之實在情形四臣查湖南從前防勦賊分援四郡支用之浩繁籌餉之竭蹶久在聖明洞察之中臣受事以來李秀成狃伺於江西美映芳張高友等鴻張於黔桂而石達開大敗又復狼奔豕突擾邊陲餉餉微兵難有岌岌不支之勢猶幸釐金按月收解得以均勻散放藉免饑渴而變成功莫之各營兵勇行資以及軍人器械應接不暇實為東南諸路一總糧臺亦全賴釐金支此危局况兩粵黔鄂江皖數省皆與湖南唇齒相依當此軍情吃緊之時曷敢不竭盡萬難日日覩盤其勢不能不假手於丁胥上下之情不適斯苛索留難擾累無從而究詰虧挪侵蝕丁胥相倚以為奸既恐犯私橐而損公家尤慮拂商情而滋事故其弊二設十處所皆有地方官管轄委員委紳無權勢之可稽仗帳見人人可以繙閱稍有積弊不獨地方官得而糾察之即地方之紳士商民亦得而舉發之倘歸地方官經理則銀錢應入縣庫轉帳督署一切收支細數外人莫能盡知之亦莫敢置議在自愛者固不至惟據鶯鶯難保不因公移抑倘遇任滿卸事列抵流犯勢所必有案牘因之轉攜現項空空虛耗其弊三抽捐釐金事非得已當此軍

金鹽茶局助餉積成鉅款。而農安於野。士安於家。商賈亦相與安於市。百物價值初未騰貴。民間無所謂病也。今議者動稱抽釐為弊。政果使別有生財之途。夫孰肯居聚斂之名。但為局外之空談。未究局中之情感。則聖門恥於言利。凡人皆若可焚穀舉一以概其餘。將因噎而克廢食。臣竊觀天下大勢。不患弱而惟患貧。捐釐金實現時必不可已之舉。祇須責成各督撫慎於用。人務期國計民生兩無妨礙。用人既當。立法自平。匪特補救時艱。亦免留後患。否則防弊以法。弊即緣法而起。法逾繁。弊逾巧。轉得恃法以事其彌缝。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歷觀古今得失之源。得人者興。恃法者敗。凡事皆然。而釐金特其一端。此又臣度勢審時。管見所及。伏冀聖慈之垂察者。四臣於各屬辦釐官紳。認真訪察。尚無不肖之徒。濫竽充任。倘查有營私情弊。即當據實參贛。斷不肯稍事姑容。至各屬捐輸。亦係官紳並委。與辦理釐金大畧相同。並請核照。舊章免歸地方官經理。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恭摺附驛具奏。按此疏辨較利弊。至為明密。蓋湘陰郭崑壽所草也。

江蘇舉人錢江字東平。博學好談兵。家居任俠。為鄉里推服。士大夫亦多慕與之交。咸豐初。洪秀全據江寧。抄掠日廣。江集義兵數千於揚州。拒之。資糧皆備。然無所屬。謀、唐、魏、議

卷二

四

邵有口。某者素貪詐。雖官二品。同朝皆不共。告歸里居。聞錢氏軍強且富。心艷之。遣使卑辭通鑑。願為副錢。亦欲倚以達朝廷。因至鄂。聞錢至。郊迎曲跕。執禮甚恭。邀館其家。盛酒饌。至於僕御酒行。奉觴為壽。呼妻妾出拜。指示之曰。此天下忠義錢將軍者也。錢謝曰。草野細民。救死耳。何敢當長者言。今兵糧具足。而未有屬。不得聞於朝。得長者提挈。之幸效尺寸。曰。將軍人傑也。老夫得備紀室足矣。必以馬齒班爵相推。虛名可耳。他非所顧也。錢大喜。因與要約。軍事悉自處。分委報由。敬諾。錢資裝入都。偏游公卿間。為延譽頃之。有詔起某督兵揚州。錢遂屬焉。既至揚州。楊州俗侈。舊多名妓。惠山尼黠慧聞天下。日與尼妓酣飲。酒喪無度。錢諫不聽。一日。自惠山醉歸。錢適至。因泣曰。所以戴公。欲全民命。報國家耳。今若此不使負國。亦負錢某歟。心且民怒如水。如萬一怨叛。公能終樂此乎。佯謝之。夜即遣校張某刺殺錢。而以惑亂軍心行法上聞。併籍其家。燬所著蓄。全軍皆怒。欲共殺。錢客劉連善。固止之。曰。彼奉命來殺之。是叛朝廷也。即不欲屬讐。敵可也。乃皆痛哭散去。未幾。以無功罷歸。道遇刦。家益貧落。又老無子。年八十餘。猶乞食四方。人無肯與者。至湖南。湖南兩學生榜狀其惡。府共擊之。倉皇遁去。以下原缺。□□□□□□□□□□

全鹽茶局助餉積成鉅款。而農安於野。士安於家。商賈亦相與安於市。百物價值初未騰貴。民間無所謂病也。今議者動稱抽釐為弊。政果使別有生財之道。夫執事居聚斂之名。但為局外之空談。未究局中之情形。則聖門恥於言利。凡人皆若可歎歎。舉一以概其餘。將因噎而克廢食。臣竊觀天下大勢。不患弱而惟患貧。捐釐金實現時必不可已之舉。祇須責成各督撫慎於用人。務期國計民生兩無妨礙。用人既當。立法自平。匪特補救時艱。亦免留後患。否則防弊以法。弊即緣法而起。法愈繁。弊逾巧。轉傳恃法以事其彌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歷觀古今得失之源。傳人者興恃法者敗。凡事皆然。而釐金特其一端。此又臣度勢審時。管見所及。伏冀聖憲之垂察者。必臣於各屬辦釐官紳。認真訪察。尚無不肖之徒。濫竽充伍。倘查有營私情弊。即當據實參辦。斷不肯稍事姑容。至各屬捐輸。亦係官紳並委。與辦理釐金大畧相同。並請核照。舊章免歸地方官經理。臣愚昧之見。是占司道釐金。謂付督撫。一并

□□□□張海門後感興詩第九章云。佛狸祠下雨蕭驕。五色儀錠亂節。接眉蹙鷗難絃。上語心傷鶯鶯席前刀。六軍闖虎聲原壯。兩騎盤龍氣自豪。虛說遼成寧伯瑞花開蓋獨游邀。蓋指此也。

咸豐初曾國藩為禮部侍郎以時事艱難極陳得失上不悅殊無直其名在明日袖疏示諸大臣曰曾國藩所言以朕為何如主耶大學士祁篤淳叩頭曰主聖臣貞如是再三上意乃解於是都下聞傳國藩計直沽名軍機章京致書外省有將稍聖眷恐從此衰之語而不知曾之簡在帝心實基於此後二年遂有督師之命再三挫敗

卷二

四

卷之六

1

駱文忠公秉章巡撫湖南時。左宗棠為幕客。頗見信用。將吏多忌之。會東章劾治總兵樊燮。樊疑左所為。訴於京師。事下總督。總督先入冀語。遣官逮宗棠。期必至。宗棠懼。託應禮部試。入都。總督調知之。密奏左宗棠潛身入都。營謀脫罪。請敕步軍統領訪拿送京。時郭嵩焘直南書局上召入。問宗棠何如人。曰有才肯任事。上曰何不利於人口。對曰性剛且疾惡。上曰向嘗召之。奈何不至。嵩焘曰。左宗棠非求官者。若皇上有意驅策之。當不敢辭難。上領之。會大理寺卿潘祖蔭亦疏言方今之勢。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上意益解。宗棠至襄陽。遇嵩焘。南歸。言夢已解。胡林翼亦遣人追留。乃更就林翼於松滋。至則。曾國藩已先在。相見悲喜。明日有旨。寄曾國藩。問。柰宗棠何。國藩奏。宗棠剛明耐苦。可大用。上乃授宗棠太常卿。督兵浙江。初。易東章疏。辨宗棠無罪。上諭。有劣幕犯持之語。或者著左門曰。欽加劣幕。御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及聞浙平。而謗者聲矣。世俗以勢利為是。非皆此類也。林文忠公則徐。才識宏遠。而學務績。每見客。必詳問其生平。及技能嗜好。與所過山川風俗。所交豪傑。退即令記室。籍之。凡四人。專司其事。辟中。置大櫤。因子第十八。

分省以藏糧有所貯。按居處然家居在官常以搜訪人才。周知庶務為要。故所至事無不辦。嘉慶朝雖俱齊集。主講兼施。翰房方峻自持。不尚阿諛。撫京嚴之密矣。其學淳。不堪師表。與諸生講藝。舞蹈無禮。上批曰。羅典文善優越。非爾所及。手舞足蹈。正其讀書有得。寧可讓耶。巡撫大沮。更禮下馬。凡人讀書。各有心得。雖契友不能開亦不能喻。至。秋謂班首不如范文。龍晦臣謂李穆文勝于子山。余至今不解。余嘗謂陶詩淺而深。謝詩深而淺。崔集偶而奇。韓柳奇而偶。以告同學。亦多不解。

歲

成豐庚申。左宗棠為某總督所攜。將入都應會試。以避之。都中士大夫相識。為考官。母失左宗棠。未幾聞中傳一卷。丈甚奇。傳皆疑為宗棠。至取中之榜號。則湘潭黎培敬也。

湖南初推釐金。倚仗士紳。委員皆折節下之。執禮甚恭。自憚世路荒僻。代之者以裁抑士紳。為大經濟。釐局概改用委員。而委員益自矜。蓋何紹基過岳州絕句云。湘省釐金薪水寬。委員平地起波瀾。見人路似無規矩。坐卡如斯況做官。

道光壬寅。吉利寇逼。和未起。有英國兵船遭風泊臺灣。巡道姚璧。要殺之。英人榜道毀璧。又訴於沿海督撫。諸督撫方苦用兵。乃共劾璧生事異功。妨撫局。連議刑。

回

卷二

六

詒時吳鉉方張禍。且不測。僅多散之。豈反張耀先獨與俱往。舟車服裝。周旋委備。蓋子以意逆志一語。乃千古讀詩要妙。蓋詩人寄託。追尋。本無一定。讀者各以其感。遇印之言。夫婦者。可通於朋友者。可通於君臣。乃笑倩兮。滿美色也。而子夏悟及學。尚野有蔓草。屢新交也。而子太叔以喻禮。鄰類推之。山石攻錯。即忠臣納誦。之辭。關雎好逑。即聖主求賢之意。斷章比鳥隨地。會心詩。所以同於樂也。必鈎致。丈辭。強加箋解。以為如是者。是如是者。非則。門戶紛爭。詩道愈晦矣。

惠廉之議。始於御史高延祐。裁垣爛舉。以為非祖制。延祐妄言。當報。太后曰。不義。諫臣亦祖宗舊制也。乃止。既而御史董元鴻復言。勝保在軍中。上疏語尤激。疏曰。竊惟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專。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自文宗顯皇帝龍馭上升。皇帝嗣位。聰明天聰。尚在冲齡。全在輔政。得人同民好惡。方足以資佐理。如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非不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師尹。民具爾

曉。今竟以之當秉政鉅任。擅軍國大權。以臣僕而代倫齒。揆至尊以令天下。實無以副寄託之重。而厭四海之心。在該王等不過以承寫殊論為辭。居之不疑。不知我皇上以宗子繼承大統。天與人歸。原不以殊論之有無為意。至管翼政務一例。則當以親親尊賢為斷。不得專以承寫為憑。荷也。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側。仰覩頤命。苦惄。所以未留訓。著殊論者未必非以輔政難得其人。以侍我皇上自擇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嗣聖統。未覩政事。皇太后又不臨朝。是政柄盡付之該王等數人。而所擬諭旨。又非盡出自宸衷。甚至如掣答簡。如請錄用符信圖章。在該王等原欲以此取信於人。無如人皆不能相信。民名可畏。天下難欺。縱可勉強一時。不能行堵。日久。如御史董元鴻條陳四事。極有關繫。屬准慮駁。惟當斷自聖裁。廣集廷議。以定行此。該王等果知以國事為重。亦當推賢處己。免蹈危疑。過往行數皆駁斥。已開端。竊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時。中外譁然。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九統兵將帥。暨各省疆臣。皆受先皇帝特賜。雖當於履萬難。無不思竭力圖報。亦以統於所尊。故能一識不惑。令一旦政柄下移。庶幾莫擇道路之人。見詔書。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聖母之意也。一切發號施令。真偽難分。家情洶

回

卷二

七

涉。今外患固宜立平而內憂尤當平。慮才天良所起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願皇上乾納獨斷。迅賜追行。並請將此批發交恩親王。協親王。臨郡王等。公同閱看。如有未盡善之處。應令大學士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安。按勝保雖以輸敗而此疏慷慨雄直。大義凜然。外未可以人廢也。

三百篇中皆詩人旁觀感概。美刺以示勸懲。非賢者自炫才氣。若婦自矜供狀。如故孔子曰。思無邪。謂詩人之志。專主勸懲。詞或嫚穢。意則無他也。若謂其人自作。則遺詞叶韻。非可駁能。豈古之間。巷小民皆屈宋韓杜耶。

詩之託興與易之觀象畧同觀易者不必泥定爻詞讀詩者何必苦尋文義專序廢序皆空氣耳余嘗作無題詩示一契友使測所指友竟茫然大以同時之人至契之友尚不能知其意之所存而謂千載之下懸擬臆斷能得古人之心不亦枉乎碑誌與紀傳不同碑誌或奉敕撰或存文稿或後嗣請求禮兼贊頌稱善不稱過紀傳則據事真言美惡自見後代於墓志行又誤以碑誌為紀傳而記事之文廢矣六藝皆源聖道學者各以心得著之於書故言之有物行之有塊八比成行道歸一孔千篇萬卷人人相同而說理之文又廢矣

道光壬寅英吉利犯境詔以奔山為靖逆將軍奔經為撫威將軍分住廣東浙江禁  
之師久無功仍附和諭而浙江巡撫劉韻珂御署防諭頤鴻謀榮又令士民獻破敵  
之策韻珂躬與抗禮虛心聽聽即不用亦厚贈之時廣歸馬無名子撰聯云逆不勝  
威不揚兩將軍難兄難弟汝未嘗海未定一中丞憂國憂民又有繪其像小像者題  
其上云吐爾何人將軍非經余何肯坐羞面見人

張學政金鏞待士甚篤得鏞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拿獲者或請其術  
金鏞笑曰鑑手文專尚靈機絕無根柢本非所取寓有術也又一童懷拔發露召至  
堂上盡選所挾更令作如命題郊社之禮二句童惶遽汗流日瞓不成一字金鏞笑  
曰懷挾之效如是乎因付書目一紙曰取此讀之秀才足矣毋行儻如其人感奮即  
歸勤學後竟成進士

唐崔玨以詩名詩城工麗然羅抑一獵馬憐名字好解縫人恨別離名則更  
楚先世不甚傳何心

卷二

八

1

卷

漸有某舉人入湖道經蘇州得病就診於葉天士。葉診之間將何往。曰應會試。葉曰頃所患風寒一藥可愈。第內熱已深。陞行必患消渴。尋不逾月。母往死也。因製風寒方與之服。藥果瘳。行動如平人。同輩見其健強。拉以行舟泊金山。共登寶陀寺。有老僧亦以醫名。某中心惶惑。因更就診。僧言如葉而意若猶懷。某因請教。僧沈思曰。登車之日。多乘美烈。渴則生食。飢則熟食。當有驗耳。某如言食之。往返數月。竟無病歸。每復見葉天士。天士大驚。問故。某具告之。天士乃變姓名。住學于僧。一日有以盛就治者。膨脹甚。氣不相屬。僧令天士擬方。天士用白信三分。僧曰似矣。然未如汝知。薑之為蟲。而不知蟲之大小。腹中蟲已長二尺餘。少毒則不死。再與則避。無可為矣。當用砒礮一錢。設之因更方與。病家囑曰。夜必痛。渴有異物。即取以來。次日病家果來。謝持亦蟲。長二尺許。天士益心。脈學三年。盡得僧奧而歸。自是所無。無不瘳矣。趙耘菘號忘塵。恢謹為後人話。病然如梅花詩。古寺月明。僧定庵。空林雪滿鶴歸時。白桃花詩。武溪水映春無色。露井風開月有光。亦復雅秀可誦。王漁洋學清州。而文以興。吳梅村學香山。而節以興。嵇心會學山谷。而加以疏遠。皆善學古人。自成門戶。苟後人學之。亦可無弊。

楚豫地方使知朕意。按三槐蜀人家居瀕江。貧民業漁者多就貯錢。製船網。三槐家固豈不甚貴。儻民皆稱為王善人。官聞其富。詎以事無繫。乃民怒破壞。却三槐去。遂為詭觀。此詔脫宏寄鄙。洞達隱微。直不求諸民而求諸吏。治得其本。賊固不足平矣。督憲忠公。巡撫江蘇時。蘇州府同知續立人頗用事。或投聯語于其與。云尊姓本來。猶不足。大名倒轉。不而唔。續憤怒。持白文忠請究其人。文忠笑曰。自蘇州設同知官以來。官此者不知幾百十人。今能舉其名者幾人。得此雅謠。君不朽矣。又何恨焉。續慨然而退。迄今三十年。續君事蹟已無可考。獨此聯尚傳人口。偶於張力臣席上聞之。

李由南布政湖南時有梅姓官頗見信用或戲為聯云增食尚留井上果鶴聲啼鼓  
幕門花臺諺撲入彈章坐免李雅有文才留心經濟特以通脫不羈銳身仕怒為人  
所搆識者惜之

對曰。諸經已異。方讀史記。黃曰。亦有所疑。予曰。有詩言魯數下士。有城方將。是契生於治水時。而處於命官。為讒殺契。史稱殺契為堯兄。則其時已當百歲。蓋為皋陶子。生五歲。佐禹。論語朱注。五臣并解。何不類若是。大戴禮。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是蕩寐之象。在十二歲前。似太早。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踐祚。是成王之生。當在八十以外。成既無兄。而有尹晉。應韓之羣弟。相兼之封。史稱小弱。八九齡。猶數生子。似又太遲。邑妻。以太公女為武王元妃。年必相若。左傳。言邑妻方處太初。計其時。娶亦八九十人。國語。屬王發龍漦。董安七歲遇之。及笄而生。成。歷共和十四年。富夷姜黃君諸人。齒多不齊。皆事之。可疑者。黃大驚。引與共坐。為忘年之交。

學陸吳大澂奏請王建常從祀皆為表章儒先於式學校起貯我朝經學昌明遠勝前代而間然自後精深博知罕有能及衡陽王夫之者夫之為明舉人篤守程朱任遺其勇值明季之亂隱居着書處熙時學臣潘耒進呈其書曰周易稗疏曰書經稗疏曰詩經引義曰春秋稗疏曰春秋家說皆採入四庫全書國史儒林列傳稱其神與張載正蒙之說演為思問錄内外二篇所著經說言必微意必切理持論明通確有據依亦可想見其學之深邃而其他經史論說數十種未經採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內傳謂四書大全實能窺見聖賢之用心而發明其精蘊足補

朱子之義所未備平陸復篤實造次必依禮法發疆制裁大節凜然張獻忠據衡州聞夫之精學高行索之甚急蹤跡得其父為質夫之引刀毀割肢體幾偏昇住易父獻忠見其剝甚釋之父子皆得脫更滋吳三桂之亂避地深山流離僅得讀書遺道未嘗暫輟卒能潔身自全難貞之節純實之操一由其讀書養氣之功涵養體驗深造自得動合經權尤於陸王學術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嚴卓然一出於此惟以扶世翼教為心臣在籍時主講城南書院於宋儒張栻祠旁為夫之建立私祠率諸生習禮其先座懷感激奮與之愈東河督臣曾國荃在鄂撫任內彙刻其遺書四百

餘卷而所未刻猶多。自朱子講明道學，其精且博。惟夫之為能恍拂，而湖南自周子教頤後從無辨過。從祀威案至今未敢陳諸臣以為各直省請祀鄉賢例由本籍督撫臣具題請祀名宦例由服官省分督撫臣具題至於從祀文廟盛典其責專在禮臣如王夫之學行精粹以之從祀兩廡實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應懸天恩飭下湖南撫臣湖南學政盡聞王夫之學行本末事實具奏並將曾國荃所刻夫之經說及張子正蒙注思問錄講明性理之書移送禮部仍飭部臣會同九卿集議於表章理學儒臣以光聖化所裨實多臣仰荷天恩權攝禮官有議禮之責謹據所知上陳

清·東閣朱克敬著

劉長佑巡撫廣西時攻安南土寇至潰寇請援于法蘭西法使來高寇已降法受約  
不敢犯邊復照會各國事務衙門促長佑退兵長佑佯應諾而攻益急月餘遂滅  
寇奉使傳法國七人撫而遣之曰若殆為寇虜耳法將長者受寇欺吾今復之矣法  
將大怒自是不復言邊事

明武宗嘗微行至內閣公卿方會食帝從容問曰卿等知食所自來乎朕居東宮時  
頗賤五穀謂自生長者階草後巡行田畠乃知稼穡艱難因詢諸臣南北耕獲孰諸  
臣約略數奏獨尚書郭嘆不能對帝曰日食不知能治國乎汝典吏部近治何事某  
踧踏良久曰昨太湖巡檢缺應歸部選帝大笑曰吏部尚書僅知選一巡檢猶足任  
乎遂起去俄有高太湖巡檢者某補授尚書奉命倉皇之官既至則衝暑瀕湖三面  
皆農田始悟帝意因日從父老行阡陌訪農民疾苦深恤利病著為論疏後數年帝  
南巡尚書迎謁帝笑問曰爾今知粒食之艱乎尚書叩頭謝既至行宮召問近狀尚  
書獻所著帝大悅即授盈相

卷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